

雲南雨露社區

■戒毒康復人員生活在花園般的社區裡。

向毒品說「不」
系列之一

長期以來，吸毒者回歸社會是一個難題。吸毒人員在戒毒成功之後，仍然常常遭受他人的歧視、四處碰壁。在雲南省開遠市「雨露社區」，生活着一群戒毒康復人員。本報記者兩度走進該社區，探索在這裡生活的特殊人群的心路歷程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開遠報導

1989年底，初中畢業不久的阿斌沾上了毒品，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吸毒生涯。1990年7月，阿斌第一次走進由父親單位自辦的戒毒所，2個月後回到單位上班。雖然已戒除對毒品的生理依賴，但阿斌發現，周圍的人對自己的態度有了重大轉變：「再熟悉的人見到自己也繞着走，實在繞不開也會低下頭，不再答理。」不堪忍受歧視的阿斌，僅一個多月便選擇了與毒友廝混，復吸毒品。

飽受歧視 反覆戒毒復吸

此後，阿斌先後兩次因吸毒被勞動教養，但解除勞教回到家裡，還是因為難以融入社會，一次次復吸，一次次再入戒毒所。後來，阿斌發展到與毒友一起以販養吸，甚至撬門溜鎖，並為此兩次獲刑，刑期相加達9年。

阿斌向記者痛陳幾次復吸的經歷：從戒毒所回來，阿斌曾在一家廣告公司打工，但老闆聽了他的經歷後，當即便將他解僱；又一次，因前女友父母知道他曾經吸毒，阿斌遭受了失戀的打擊，他拋下生意，離家出走，租間小房單住，並再次復吸毒品；最令阿斌痛苦的是，甚至父母也對自己另眼相看，「向父母討要錢物，本來是用於正常開支，也總被疑為購買毒品」。

最終改變阿斌的是雨露社區。2008年最後一次戒毒後，阿斌選擇留在了雨露社區，並結識了同是社區居民的阿丹，結為夫妻。阿斌成為社區協管委成員，負責打理社區「商貿一條街」上產權屬社區的小賣部、水果店、酒吧、衣帽店和塑料製品店，每月可以領到800元左右的工資。

「打理這幾個小店，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，將來回歸社會，我也可以自食其力，養家糊口。」記者眼前的阿斌，在33℃的炎熱天氣下，一身工作服仍穿得整齊齊齊……

結成眷屬 經營幸福小窩

「從去年我告訴你添置一些家用電器到現在，我們夫妻買了一套音響，把洗衣機換成了全自動的，還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。」阿斌撚着指頭對記者說。令阿斌更自豪的，是為妻子阿丹買了一枚戒指。「結婚時就應該買的，在婚後半年終於了了這個心願。」

「到我們家坐坐嘛，我們今年搬了新家。」在阿丹的盛情邀請下，記者欣然前往他們的新家一看究竟。「我們家就在這幢安居樓，漂亮吧！」走在路上，阿丹指着社區新近落成的幾幢樓房中的一幢對記者說。來到他們兩室兩廳一廚一衛一陽台的新居，記者眼睛一亮。正對屋門的牆上，一幅鑲嵌於鏡框裡的婚紗照高掛，一對幸福的新人露出甜蜜的笑容；長沙發後的牆上，貼着蝴蝶和鮮花圖案的牆紙，好一個溫馨的小家。

「我們住的是社區最大面積的安居房，56平方米。」阿斌帶着記者在家裡參觀，指着衣櫃、大床、小床、床頭櫃、沙發、餐桌、電視櫃及櫃上的彩電等說：「這幾件傢具家電，也是社區配的，租賃使用。」

一艘小木船端端正正地放在電視機上。「這是宋所長在婚禮上送給我們的木船。她祝我們一帆風順！」阿丹說。「來看我們婚禮時的照片。」阿丹打開電腦。婚禮的照片都被阿丹用電腦編輯過，或加上相框，或點綴一些精美圖案。在社區藝術團做演員的阿丹，還真有些藝術細胞。

■社區居民的收入都是自己的雙手勞動所得。圖為社區內的製衣廠。

給戒毒者一個家

從「安全島」到「雨露社區」

話你知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，由於地處滇東南交通要衝，開遠成為毒品重災區。「當時在開遠街頭，就有人手上拿着小包毒品販賣。」阿斌說。官方數字顯示：「1991年，開遠在毒品危害嚴重的廠礦、鄉鎮開辦了12個戒毒所。」

儘管保持着強制戒毒的高壓態勢，但居高不下的復吸率摧毀了戒毒康復工作曾經取得的全部成果。面對這樣的困惑，開遠起先提出的是「安全島」計劃：為不願回歸或無力回歸社會的戒毒康復人員單獨開闢一個場所，提供安全過渡空間。然而，由於各方面條件欠缺，大部分人員在「安全島」過渡一段時間後，不得不重新返回社會，半數以上的人在堅持操守3—9個月後再次復吸。

2007年，經多方調研與思考，開遠提出「雨露社區」構想並付諸實施。如今的雨露社區，是開遠第19個居民社區，有家庭、有公寓、有醫院、有商業設施、有就業崗位、有文化生活、有安全保障和社會保障。這裡為戒毒康復人員基本的生活和社會活動需要，並最終將他們塑造成社區的主人。



■太陽能廠是較早入駐雨露社區的企業。

小社區接軌大社會

記者手記



■15個生產項目為居民提供1500多個就業崗位。圖為皮具廠生產車間。

這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區，卻擁有多數與社會一致的地方；這裡的居民曾是「癮君子」，卻有着和諧而安定的生活。採訪雨露社區，記者最深切的感受是，這裡的一切似乎都在為居民們接軌社會作準備。

正如相關官員介紹的一樣，這裡是一個「學校」。戒毒康復人員通過知識學習和技能培訓，提高了勞動技能水平，通過生產勞動和社區實踐，提高了人際交往能力和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。15個生產項目的1,500多個工作崗位，讓社區居民全員上崗。而令他們更為自豪的是，從這裡走出的千餘戒毒居民，分別掌握了一種或多種技能，數百人還取得了勞動部門頒發的勞動技能資質證書。這裡是一個幸福家園，沒有遊手好閒而是人人就業，沒有歧視而是有尊嚴。戒毒康復人員在這裡勞動有報酬、生活有樂趣、醫療有保障、居者有其屋、衣食無所憂，並可結婚生子、長期居住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雨露社區戒毒康復模式，有效地提高了戒毒康復人員的戒斷率，萎縮了毒品消費市場，減輕了毒品危害。



■阿丹與阿斌幸福地展示他們的婚禮照片。



■阿丹指着自已新家所在的安居樓。

自力更生

有尊嚴地活着

「現在我已是正常人。」說這話時，阿丹理直氣壯。說到過去在社會上遭受白眼的經歷，不少社區居民都有共同的感受。戒毒後的阿丹曾找了一家服裝店做銷售，幹了一段時間後，老闆娘聽說阿丹曾吸毒，立馬解僱了阿丹；阿樹的母親也不信任自己的兒子，阿樹戒毒後，哥哥曾想讓阿樹到自己在單位開車，遭到母親堅決反對：「就不怕他把車開去賣掉？算了，別鬧心啦！」而令他們感受最深的，是周圍人們的眼光，「家裡人見到自己就罵，而街坊鄰居也對自己指指點點。」阿丹說。

社區氛圍平等融洽

「在雨露社區就不一樣，大家像兄弟姊妹一樣相處，就連社區工作的警察，也與我們相處很融洽，沒有歧視，也沒有呵斥。」一旁的阿斌說。作為民主選舉當選的社區協管委成員，阿斌有一點小小的得意：「我在社區這幾年，沒有出現過

一次打架鬥毆，也沒有小偷小摸，甚至大家出來上班，公寓房都不用鎖。」

在社區食堂，居民們秩序井然地打飯，端上餐桌坐下吃了起來。「和我們一起吃飯吧！」看到記者走過來，阿麗熱情地招呼。「我這是清真餐。」她的餐盤裡是番茄燻雞蛋、炒茄子和煮小瓜。一旁的阿紅餐盤裡則是炒豬肝等菜。「正餐4元，早餐2元，一天伙食費是10元，湯是免費的。」阿紅介紹。

阿斌把自家的收支曬了出來：夫妻每月收入1,500元左右，房租44.8元，傢具家電租金10元，生活費600元，其它開支300元。「每花一分錢，都是自己的勞動所得。」對此，阿斌很是自豪。



■社區食堂飯菜價廉物美。

最大的心願——孝敬父母

走進雨露社區，社區居民的生活、工作場景，便活生生躍入眼簾。身著工作服的阿樹、阿平兩口子，正送走來看望他們的阿樹家人。阿樹介紹，每個月媽媽都來社區看他們，而空閒時間，他們也會請假去看望老人。這樣的「走親戚」，在他們的生活中已常態化。「與過去相比，我兒子完全變了個人！」阿樹的母親感慨萬千。阿樹是社區較早的居民，在社區養殖組工作，與其他同事一起，負責養殖梅花鹿、肉雞、蛋雞、肉牛和豬。妻子阿平則在製衣廠工作。以前讓家中老人操了不少心，而現在想盡力孝敬老人——這是記者收集到的雨露社區居民普遍的最大心願。在社區就業後有了穩定收入的阿樹，把積攢下的600元工資送回去給老母親時，一番話令人動容：「30多年來我都沒有孝敬過您老人家，您就讓我表現表現！」

阿斌在雨露社區就業後第一個月工資，用來買了電熱毯和營養品去看望老母親。老母親喜淚橫流，對着阿斌父親的遺像說：「看看，我們的兒子回來了。」最讓阿斌刻骨銘心的是，父親去世時自己正在第二次服刑。不論在家的母親和弟弟如何抹，父親的右眼一直未能閉上。准假回來看父親最後一眼的阿斌，撲通一聲跪下，邊向父親保證今後不再沾毒，邊用手抹父親的眼皮。阿斌保證完，父親的眼皮居然合上了。即便這樣，阿斌還是第四次復吸上了毒品。為此，阿斌感到很對不起父親，「母親還在，要好好孝敬，不要再讓老母親整日提心吊膽。」

■下班了，社區熱鬧起來。

